

人海之中 遇见你

下册

Meet

叶非夜 / 著

you

青春，愿你回眸，就能看见苏之念。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人海之中 遇见你

下册

Meet

你

叶非夜 / 著

you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人海之中遇见你

第十一章

那是你喜欢的女孩？

程青葱醒来的时候，窗外天已大亮。

昨晚喝了太多酒，胃到现在还烧得厉害。她在柔软的床上躺了许久，才勉强撑着宿醉，艰难地坐了起来。

自己身处装潢奢华的房间，脑袋上方还挂着一张油画。这似乎是酒店？程青葱心底顿时咯噔了一下，下意识掀开被子，看到衣服完好地穿在自己身上，这才暗松了一口气。

泡了热水澡，人舒服了许多。程青葱拿包的时候，看到床边的柜子上放了一瓶打开的矿泉水，已经被喝掉大半瓶。

程青葱的脑海里掠过断断续续的片段，一个男人抱着她，喂她水，还伸手帮她擦了擦从嘴角漏出的水，然后给她盖了被子。

那男人是谁？程青葱绞尽脑汁想了许久，没想出什么来，只好拎着包走出房间。

程青葱去前台退房的时候，前台小姐告诉她：“秦先生已经在昨晚结过账了。”

秦先生？那个照顾她的人吗？只是，是哪个秦先生？程青葱把自己认识的男人都想了一遍，也没找出来一个姓秦的。她微蹙了一下眉心，礼貌

地对前台小姐问：“请问，秦先生的全名叫什么？”

前台小姐低头查了一下记录，抬起头，微笑地对程青葱说：“秦以南先生。”

秦以南……秦以南……这个名字在程青葱的口中无声绕了好几遍，她猛地想起了是谁。原来是他……宋小姐那位青梅竹马，秦以南。她虽见过他三次，但算起来两个人也就在病房里有过一面之缘。别说是朋友，就连相识都算不上，只是没想到他竟然会帮她……

程青葱愣了一阵子，朝前台小姐温柔地笑了笑，又提出一个要求：“能不能麻烦您把秦以南先生的电话告诉我？”

前台小姐很好说话，语气恭敬地跟她说了一句稍等，低下头念了十一位数字。程青葱将号码保存在手机上。

坐在车上，程青葱拿着手机，给秦以南发了一条短信：“秦先生，您好，我是程青葱，感谢您昨晚的帮助。不知道您方不方便，可以告诉我您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吗？我将昨晚酒店的钱还给您。”

自打那一晚，宋青春看清了自己的心，知道她已经深深地爱上苏之念后，就过上了快要被逼疯的日子。她只坚持了半天不和他发短信，人就变得无精打采，干什么都提不起劲，直到回了他的短信，她才活过来。如果看到是苏之念的短信，她会傻笑不已；如果不是，她会失落地紧锁眉头。

开会的时候，她明明在做会议记录，结果回到办公室，打开电脑，看到屏幕上满满当当的“苏之念”。她开始吃他喜欢的饭菜，喝他喜欢喝的牌子的水，用他喜欢用的牌子的香皂，甚至还买了上百种香水，为了找到和他身上相似的气味。

她明明已经对他很了解，却还是对着电脑，搜他的名字。她一边纠正百度百科上关于他的错误信息，一边了解一些她不知道的情报。

她从网上知道，他的生日是六月十五号。这个日期她再熟悉不过，因为六年前，就是六月十五号，她被喝醉的他……

原来对她来说是噩梦的一天，却是他的生日。这些年，她一直很不愿意去想那一天。

当年……他是想让她陪他一起过生日吗？想到这里，宋青春很惭愧。

若她知道是他的生日，绝对不会那样做……

六月十五号，还是他和她约好看电影的日子。

六月十五号，早上不过六点，她就爬了起来。

今天是他的生日，她早在两天前知道的时候，已经想好去商场帮他挑份生日礼物了。

时间尚早，商场还没开门。

宋青春点开短信，快速敲打起来：“我喜欢你。”

喜欢不够深刻，她改成：“苏之念，我有重要的事告诉你……”

不知道改了多少次，短信编辑栏里只有三个字：“我爱你。”

宋青春盯着手机屏幕，呼吸急促起来。指尖抬起又放下，如此反复好几次，始终没有按下发送键。

怎么办？万一她告白了，他和她是不是连朋友都做不成？没有他的世界……她的胸口疼了起来。可是不尝试，又怎么知道一定会被拒绝呢？

宋青春烦躁地揪了揪头发，将手机扔在床上。

因为太爱，总是会有很多担忧。宋青春纠结许久，告白短信终究没有发出去。十点的时候，她收拾妥当，去了商场。

竟然足足逛了四个小时，才挑到合适的。回到车上，她看着礼物，再次纠结起来。他不是说过，自己喜欢的婷婷，一辈子都不可能和他在一起吗？

宋青春拿出手机，盯着编辑栏里始终没有发出的三个字。

告白是痛苦，被拒绝也是痛苦……她到底要怎样选择？宋青春崩溃地晃了晃脑袋，竟然不小心碰到了发送键，“我爱你”三个字，在她没发觉的时候，已经成功送达苏之念的手机上。

今天是周六，苏之念的生日，也是他每周去探望母亲的日子。因为提前和宋青春约好看电影，所以以往过了中午才去母亲那边的苏之念，特意赶在上午过去。

中午在母亲家吃的饭。吃过午饭，他本想帮母亲收拾餐桌，却被母亲赶去客厅的沙发上休息。

夏日午后易犯困，许是长久不喝酒的缘故，尽管只有小半杯，他还是借着微醺的酒劲，靠在实木沙发上，慵懒地闭上了眼睛。

睡得正沉，放在胸前的手机突然振动了一下，将他从梦中惊醒。苏之念闭着眼睛躺了半分钟，才将手机举到面前，睁开眼睛去看。

宋青春发来的短信，只有三个字——

我爱你。

窗外是夏蝉的鸣叫，身后是母亲洗碗的流水声，隐约可以听见远处后山的泉水潺潺。苏之念愣愣地盯着手机屏幕，只觉如梦如幻。他将屏幕上的三个字，挨个地拆开，仔仔细细地确认了好几遍，然后又组合在一起，默念了无数遍，才敢相信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

她对他说“我爱你”。简单的三个字，却像巨雷，轰然炸开在他的世界里，炸得一片地动山摇。他握着手机的指尖颤抖得格外厉害，就连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不稳。他像是失去了理智，一下子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握着手机，大步朝屋外冲去。

他没换鞋子，甚至在下楼梯的时候，拖鞋跑丢了一只，也没折回去穿。他拉开车门，一边往里坐，一边打开手机，飞快地输入：“你现在在哪里？”

苏之念打完最后一个标点，正准备点发送，忽然想起，他没有资格和她在一起。刚刚胸膛里有多炙热，此时就有多冰寒。

或许是她的玩笑也说不准。苏之念一边安慰自己，一边慢慢从车上下来，一步一步折回了屋里。

母亲还在厨房里忙碌，苏之念倒在沙发上，再也没了半点困意，脑海里都是宋青春的那条短信。

苏之念一直等到歌唱到“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人，愿你现在过得幸福安稳”时，才捞起手机，起身走到窗边，接听电话。

宋青春抓狂了好一阵子，低下头去看手机屏幕，整个人目瞪口呆。她怎么把上午打在编辑栏里的短信发出去了？而且已经发出去五分钟，上面还显示着消息已送达的字眼，这说明，这三个字，苏之念已经看到了？！

宋青春的大脑瞬间炸开，再也顾不上纠结了一整天的要不要告白，心底只剩下紧张和不安。这下该怎么办？她要不要现在立刻给苏之念发一条短信，告诉他她发错了？可是这样的话，他会不会误会自己要跟其他人告白？但是，万一她被苏之念拒绝怎么办？

随着这些问题逐一跳入宋青春的脑海，本来惊慌失措的她，反而渐渐冷静下来。

这大概是宋青春一生之中，最漫长的等待。三十分钟，她的心底涌现很多情绪，像是在地狱里挣扎。她的心情也从最初的紧张落到了谷底。

他看到短信，却沉默着不回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拒绝吗？难道从现在开始，他和她连朋友都做不得了？宋青春心里布满密密麻麻的刺痛和冰凉，整个人微微发抖。

怎么办？她还没做好失去他的准备……而且今晚他和她还约好一同看电影，今天还是他的生日，她给他准备了礼物，特意订了一个蛋糕，还想在看完电影后，约他吃夜宵，给他一个惊喜。

在等苏之念接电话的过程中，宋青春拼命深吸了好几口气，让心情稍微平稳一些。电话被接听后，她紧握手机，对着话筒轻松地喂了一声。

“嗯。”电话里传来苏之念清清淡淡的声音。

宋青春暗吸了一口气，笑咪咪地说：“苏之念，那个刚刚的短信……是个游戏。”

电话那边的苏之念，一时没说话。

尽管他看不到她的表情，她还是努力扬了一下唇角，让自己把接下来的话说得更自然轻松一些：“我跟朋友打赌，输掉的人必须给通话记录中的第三个人发一条‘我爱你’的短信，而且三个小时内不能解释，很不幸我输掉了，然后很凑巧，通话记录的第三个是你，再然后那个……你就知道了……”

这是她心慌之下，想到的唯一办法。既可以掩饰她的真心，又可以化解那三个字带给他们的尴尬。

宋青春苦涩地继续说：“现在朋友去洗手间了，我趁着她不注意，连忙给你打个电话过来……希望没有给你造成误会。对不起啊。”

电话那边静了片刻，传来苏之念寡淡的声音：“没事。”

他似是不愿意过多讨论那条短信，下一秒就说：“今晚的电影，需要我来接你吗？”

他主动提了电影，说明是信了她的谎言吧？也说明她保住了和他的朋友关系吧？明明应该开心，可是宋青春觉得心底酸涩得厉害。她努力弯着

唇，脆脆地说：“好啊，不过我还不知道晚上会在哪里，等下发短信告诉你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

宋青春怕自己会暴露真正的情绪，等来苏之念的回应，立刻说：“我朋友从洗手间里出来了，我先挂了啊，等会儿再联系。”

苏之念还没来得及嗯一声，电话就被宋青春急急挂断了。他站在窗边，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嘟嘟声，半晌没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。虽然一句“我爱你”，他给不了任何回应，可是当他知道，真的如同自己猜测的那样，只是一个玩笑的时候，心底还是浮现浓浓的失落。其实这样真的很好，她没有爱上他，他和她可以继续做朋友。他不应该难过……

“阿念，阿念？”沙发上的苏母看苏之念愣愣地站在窗前，良久都没说话也没反应，忍不住喊了他几声。

苏之念愣愣回神，看了一眼母亲，带着几分慌促，将胳膊落了下来。

苏母等苏之念坐下，立刻带着几分期待问：“给你打电话的是个女孩？”

苏之念微微颌首，将手机举到面前，动作生硬地将自己打在手机屏幕上的那一句“你现在在哪里”一字一字删掉。

苏母看到苏之念点头，越发欣喜：“那是你喜欢的女孩？”

苏之念嗯了一声，然后点上宋青春发来的“我爱你”那条短信。他按了一阵子，上面出现了删除的字眼。

这只是一场玩笑，删掉也罢……

苏之念抬起指尖，对着“删除”两个字顿了一会儿，最终没有点下去。留一个纪念吧，哪怕只是玩笑。

原来她的儿子有喜欢的女孩啊……苏母笑得合不拢嘴：“阿念，你有喜欢的女孩子，怎么一直都没跟妈妈提过？既然喜欢，就带回家给妈妈看看好吗？”

越是谈婚论嫁的话题，苏之念的心情越是沉重。他将手机缓缓收了起来，语气不温不火地回：“再说吧。”

“什么叫再说吧？既然喜欢，那就娶回家。你放心，不管那女孩怎样，只要是你喜欢的，妈妈都没有意见。”

只要是他喜欢的，她都没有意见？那是除了宋青春之外的任何女孩吧？若是他真的把宋青春带回家，怕是第一个站出来拒绝的就是她吧。

苏之念无声无息地抿了一下唇角，垂下眼帘，遮掩住眼底的黯淡。

晚上，宋青春和苏之念见面后，将自己的情绪拿捏得很好，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都和从前一样自然从容，从她的身上根本找不出半点喜欢他的迹象。

看电影的时候，宋青春只看了二十分钟的剧情，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身边的苏之念身上。她看似盯着大屏幕，实际上眼角余光一直打量着他俊美耀眼的侧脸，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 and 苏之念在一起的美好画面。

电影散场，根本不知道演些什么的宋青春，笑咪咪地对着苏之念把这部电影夸赞了一通。

出了电影院，已是十一点半。

只剩下半个小时，苏之念的生日便要过去。宋青春早在来电影院之前，就已经做好了安排，上了苏之念的车后，指着电影院前方不远处的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茶餐厅说：“我们去那里吃点夜宵吧？”

苏之念点头，缓缓将车子停在茶餐厅门前的路边。

茶餐厅布置得很优雅，里面摆放了很多绿植，连天花板上吊着的灯都是花盆装饰的。顾客并不多，只在进门的地方有三两桌人，低声浅语地聊着。正中间的舞台上，一个年轻女子抱着吉他，歌声轻柔。

茶餐厅的气氛清冷却不失韵味。宋青春和苏之念挑了最里面的位子，面对面坐下。很快就有女服务员抱着两份菜单走来。宋青春将其中一份推到苏之念面前，兀自掀开剩下的那份。

只有两个人，又是大半夜，宋青春点了四个家常菜，然后抬起头，问苏之念：“你要吃什么？”

苏之念没有半夜吃东西的习惯，根本没有打开菜单，听到宋青春问话，侧头对服务员说：“一杯摩卡咖啡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服务员记下后，转头看了一眼宋青春，“小姐，您要喝点什么吗？”

宋青春翻了翻饮料单，选了一杯热奶茶，然后朝服务员招了招手，拿

着手机屏幕也不知道给服务员看了什么，服务员微笑地点了一下头，收起菜单离开。

很快，女服务员推着小车走了过来。小车上放了一个圆形托盘，上面罩了一个西餐保温盖。

茶餐厅多数会有保温盖，上菜的时候，服务员报完菜名，会帮忙将盖子掀开并带走，可是这个服务员不但没报菜名，也没掀保温盖，只是将托盘放在餐桌的正中央，双手交叠在腹部，微笑着鞠躬，说了一句“请慢用”，就转身离开了。

苏之念盯着离去的服务员，眉心蹙了蹙，刚准备开口喊住服务员，宋青春却拿起手机，看了一眼时间，惊呼一句：“哎呀，只剩下五分钟了。”

苏之念眉心轻动，宋青春从座位上站起，伸手掀开了托盘上的保温盖。一个约莫六寸大的精致蛋糕，缓缓落入苏之念的眼底。

她刚刚并没有点蛋糕啊……苏之念有些诧异地抬起头，看向宋青春。

宋青春将保温盖随手放在一旁，坐回沙发上，从包里掏出一个包装精致的宝蓝色盒子，递给苏之念：“苏之念，生日快乐。”

苏之念盯着宋青春，愣了好一会儿，才眨了眨眼睛，视线落向她手中的礼物上，直到服务员推着小车过来上菜，他才清醒过来，接过宋青春手中的礼盒，低沉地说：“谢谢。”

服务员上完菜，推着小车离开，苏之念将礼物小心地拆开。

一条LV限量版皮带。

宋青春看着苏之念，微微一笑问：“喜欢吗？”

“喜欢。”苏之念修长的指尖轻轻绕着皮带边缘滑了一圈，然后抬起头，盯着宋青春又说，“谢谢。”

宋青春笑了笑，低头看了一眼时间，11点59分55秒，她在最后五秒钟，把刚刚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：“生日快乐。”

“谢……谢。”苏之念的神情看起来很平静，在她没有看见的地方，他盖上礼物盒子，手抖得不像话。他做梦都没想到，有生之年竟然能从她嘴里，听到“生日快乐”。更没有想到，有生之年能从她的手中接到生日礼物。

苏之念等胸中的波涛平息了一些，才抬起头，凝视着宋青春问：“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？”

宋青春歪着脑袋，诚实地回答：“我在网上无意看到的。”

苏之念点了点头，眼神变得有些深邃：“所以，你特意准备了这些？”

宋青春心跳漏了一拍，轻轻嗯了一声，耳根有些红，急忙拿起桌上的蜡烛，插在蛋糕上，然后点燃蜡烛，隔着摇曳的烛光，对苏之念说：“虽然你的生日已经过了，但还是吹个蜡烛，许个愿望吧。”

她压低声音，柔柔地给他唱了一遍生日歌，唱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苏之念配合地垂目许起了愿。她凝视着他，忍不住出神。

他许完愿，缓缓地掀起眼皮，和她的视线对在一起。不知这般对视了多久，直到蜡烛燃尽，一根接着一根熄灭，两人之间光线转暗，他和她才回过神来。两个人同时一愣，十分默契地转头看向窗外。

餐桌上的气氛，因为刚刚的对视，变得诡异而暧昧。两个人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，看起来很淡定。只有宋青春知道自己的心跳到底有多快，只有苏之念清楚自己的血液如何的翻滚沸腾。

宋青春暗暗抓着衣襟，绞尽脑汁想了半晌，终于想到切蛋糕。

苏之念眉眼清淡地盯着镜子，沉思了片刻，想到她买的蛋糕还没吃。

两人将视线从窗外拉回来，落到大理石桌面的刀叉上，然后她伸出左手，他伸出右手，一起朝刀叉上伸了过去。他和她的手同时触到刀柄，他的指尖碰上她的指尖，对方的体温带着强大的电波，瞬间传遍两个人的全身，电得两人身子同时震了震，然后一同缩回了手。她的心跳得更快，似乎随时会从嗓子里蹦出来。他的血液翻滚得更张狂，连带着呼吸都有些急促。暧昧诡异的气息越发浓烈，绵绵的，缠缠的，荡漾在他们不稳的呼吸里。

宋青春垂下脑袋，不安地揪了揪衣襟。

苏之念垂了眼帘，暗暗地吐出一口气。

她抬起头，他掀起眼皮，又同时看向对方，视线再次撞到一起。他和她的呼吸都是一滞，到嘴边的话谁都没说出来，一个咬着下唇飞快地转头看向窗外，另一个指尖轻颤，故作淡定地也将视线朝窗外递过去。

尴尬的气氛不但没有缓解，反而加剧。整个画面像是凝滞了，他和她没敢转头去看对方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你……”刚说了一个字，听到对方的声音，同时闭上了嘴。

她盯着窗外想：今晚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她去拿刀叉，他也去拿，她去看他，他也来看她，就连说话也是撞在了一起……可是，总不能让气氛一直这么压抑下去吧？

他眉心蹙了蹙，也在想：如果这茶餐厅的桌子下面没有被木板隔开，他和她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默契撞在一起，也不至于让场面僵持……不管怎样，总是要缓解一下。

她想法落定的时候，他的想法也恰巧落定，两个人又一次一同开口：“我……”

他和她停了下来，她想说你先说，他想说你先说，沉默了片刻，两个人都出了声：“你……”

快要崩溃的宋青春，没有任何犹豫地开了口：“那个，你先说吧。”

“你先。”苏之念也说了一句完整的话。

宋青春没客气，朝苏之念温婉地笑，抬手指了指燃尽蜡烛的蛋糕，说：“该切蛋糕了。”

“嗯。”苏之念应了一声，拿了刀叉，微微起身，将小巧精致的蛋糕横竖两刀切为四块，然后拿了碟子，先帮宋青春盛一块，再夹了一块放在自己面前的碟子里。

苏之念不喜欢吃甜食，一般情况下，蛋糕只是尝了一口，就腻得吃不下去，他却还是拿着叉子，很认真地一口一口吃着。这是她送他的生日蛋糕啊……

他都记不清，自己到底多长时间没吃过属于自己的生日蛋糕了。这么多年来都没忘记过的感动和触动，再次熟悉地涌动在胸膛，让苏之念的嗓子眼有些发堵。

蛋糕明明软又糯，他却吞咽得十分吃力。他清楚地感觉自己的眼眶发热、泛酸。他将头低得更厉害，努力让姿态看起来很优雅，一滴眼泪缓缓地砸在蛋糕的奶油上，砸出一个轻微的坑。

苏之念将碟子里的蛋糕吃得干干净净，放下叉子，微垂着眼帘，把心

情调整好，才看向了坐在自己对面的宋青春。

宋青春碟子里的蛋糕只剩下一小块，发觉他在看她，朝他说了一句什么。她嘴里含了东西，他没听懂，她将嘴里的蛋糕吞咽入腹，端起一旁的热奶茶，喝了一口，清了清嗓子，又说：“我刚刚说，吃蛋糕都吃饱了，这些菜要吃不下去了，好浪费。”

苏之念注视着宋青春，好一会儿才出声：“没事。”

“可是，总不能一点也不吃吧，心里怪难受的。”宋青春盯着还没动过的菜，懊恼地蹙了蹙眉。

苏之念一眨不眨地盯着宋青春苦恼的小脸，没吭声。

“要不……”宋青春想到苏之念不做饭，抬起头盯着他，用商量的语气问，“你打包回家？”

苏之念没点头也没摇头，仍是直直地盯着她。

宋青春眉心动了动，苏之念突然喊了她的名字：“青春。”他的声音不高，清雅中夹杂着一丝令人心颤的低沉。

宋青春被他喊得心跳蓦地一停，过了片刻，才嗯了一声。

“青春……”他又喊了一遍她的名字，声音比刚刚轻柔许多，这次没停顿，目光却变得极其严肃，“对不起。”

宋青春怔怔地啊了一声，问：“对不起什么啊？”

苏之念又重复了一遍“对不起”，面色和语气格外庄重，让宋青春的坐姿都跟着变得端庄了起来。

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过了大概十秒钟，他说：“六年前的昨天，真的很对不起。”

他一直很想对她说对不起。那一晚，他真的不是故意要去伤害她。可是六年前发生了太多的阴错阳差，他始终没能认真地对她说一句对不起。这些年来，他和她形同陌路也好，他和她亲密友好也罢，谈过很多天，论过很多地，却唯独没有提过这件往事。

即使有那么一次，两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聊到了高考分数。她说高考分数出来的那一天，她大早上就守在电脑前，苏之念迟迟没有接话，然后她想到，高考分数出来的那天，恰是他和她吵得最凶的日子。

那一晚的事，就像他和她之间的禁区。没想到，今晚竟然被苏之念点

破了。

六年前的那一晚，就像一个噩梦，困扰她长达两千多天。虽然宋青春不知道自己是从小时候开始，变得不是那么介意了，但并不是一点也不介意。可是现在，当她听见苏之念这一声迟来了六年的对不起时，心底狠狠地触动了一下，然后仅存的一点点芥蒂，就这么烟消云散了。

“事情都过去了，就让它过去吧。”许是苏之念主动提起，宋青春也主动迈了一步，“再说，我也应该跟你说句对不起。”

宋青春语气轻柔地说：“那天，我们约好一起吃晚饭，我不该一声招呼都不打就爽约的。”

年少的时候，他给了她伤害，她也给了他伤害。那些伤害就像打在心口的烙印，不管过了多少年，每每想起，都疼痛难忍。可是往往，给你疼痛的那个人，也拥有抚平你疼痛的力量。

她这么柔和的道歉，让他的身心舒展了许多。曾经受过的那些痛，都变得不重要了。

“不管怎样，始终是我对不起你要多一些。”他看着她，眼神变得温软，“不过，那一晚的事情，最后怎么会在学校里闹得沸沸扬扬，我真的不知道。”

六年前，苏之念这么说，宋青春是不会信的，可是六年后，经历了太多，也了解了太多，她没有任何迟疑就相信了他的话。

“那时我在学校听到那么多流言蜚语，真的很气愤，而你又……”

苏之念虽然没有接触她的身体，却懂她的意思。他朝她点了点头。

她继续说：“……我是真的有些怨恨你，所以当时失去了理智，冲回家里，二话不说就跟你翻了脸，还打了你，骂了你，让你滚出宋家……”宋青春声音小了下去，脸上挂满了抱歉。

“你生气也是应该的，毕竟是我不对在先，况且那一天我的态度也不好……”

他和她都是固执的人，却又都是温暖的人，一个先让一步，另一个就会跟着让一大步。那些横亘在两人之间的隔阂，就这么消失不见。

聊到最后，宋青春觉得卸掉了一块大石，骨子里往外透着轻松。她很开心，双手撑着下巴，笑咪咪地看着苏之念，感叹了一句：“时间过得真

快啊，转眼我们都高中毕业这么多年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宋青春苦着小脸，故作郁闷地叹息了一声，“唉，都老了……”

“哪里老了？”苏之念看着宋青春，声音低沉醇厚，“你还是和当年一样，年轻漂亮。”

苏之念这是在夸她吗？宋青春心底泛起丝丝缕缕的喜悦，眼底的光跟着亮了许多：“哪里还不老啊？我都被宋孟华逼着相亲了！”

相亲？苏之念眉心微蹙：“什么时候的事，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“就是前两个月的事。六十天，整整见了上百个男人。”想起相亲噩梦的宋青春，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然后她猛地意识到了什么，奇怪地自言自语了一句，“不过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倒是不怎么逼我了。”

上百个男人？苏之念郁闷了起来。那两个月恰是他昏迷的时期，没在她身边，不知道她有没有看上哪个相亲男？

苏之念转了转心思，不动声色地问：“上百个男人，难道没有一个合适的吗？”

宋青春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：“没有啊，和他们里的百分之九十五连话都没说上一句……就算是仅剩的百分之五，说上了话，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”宋青春一边说，一边偷偷地打量苏之念，“还有一个，那天我堵车了，晚了四十分钟，人到的时候，那个男的已经走了，害我被宋孟华好一顿训。”

苏之念不但没有同情，反而因为相亲男走掉，闷闷地轻笑了两声。想到她刚刚说的“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”，心底忍不住泛起涟漪。

尽管他知道，他和她无法在一起，可他还是很好奇她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子。苏之念摆出闲聊的模样，端起咖啡，不紧不慢地吹了一口气：“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那么多男人，居然没一个达标的。”

在宋青春的印象里，只见苏之念笑过一次，此时他竟然笑出声，眉眼精致，宛如徐徐绽放的花。

她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：“就你这样类型的。”

就你这样类型的……几个字飘进苏之念的耳朵，他端着杯子的手一抖，咖啡从里面飞溅出来，在他干净的白色衬衣上开出一小簇咖色的花。

他抽了纸巾，朝衣衫上还在往下流淌的咖啡液吸去。他的动作惊醒了

宋青春。她盯着他，怔了片刻，小脸一下子变得通红，然后想到自己下午给他发的那条短信，他明明看到了，却始终没回……

宋青春压着心底的慌张，飞速转着大脑，急急对苏之念解释道：“那个，苏之念，你别误会，我刚刚那话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我意思是，你很符合我心目中要找的那个人……”

故作淡定的苏之念，手再次哆嗦了一下，咖啡杯从掌心滑落，砸在了地上。

不远处的女歌手恰好停止了唱歌，茶餐厅里格外安静，瓷杯落地的声音显得十分突兀。

她明明想要解释，怎么越描越黑了呢？宋青春恨不得一口咬掉自己的舌头，屏着呼吸，绞尽脑汁想了片刻，拼尽全力想挽回这个让她不知所措的场面：“我刚刚表达错误，我说，你很符合我心目中要找的那个人……”

宋青春完全没注意，对面的苏之念，看着她的眼神都变了。

“是指你身上的一些特点，和我心中要找的那个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例如……你多金，身高一米八，身材合适，不胖不瘦，能力又高。”宋青春暗暗松了一口气，“……年龄也合适。”

苏之念在看她，目光澄净。

他的眼睛像是深渊，吸引她坠落其中。是今天他给她道歉的缘故吗？她和他再这么对视下去，她对他的感情一定会暴露无遗的。宋青春又慌又惊，一下子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匆匆留了一句“我去趟洗手间”，然后逃命一样，没等苏之念回复，便起身离开了。

宋青春在洗手间里磨蹭了许久才出来，茶餐厅里只剩下她和苏之念那一桌。女歌手像是休息够了，再次抱着吉他坐在舞台上，正在垂头调琴弦。

苏之念一身清冷地坐在原来的位子上，双腿交叠，侧头看着窗外。地上摔碎的瓷杯已经被服务员收拾干净，桌上重新放了一杯咖啡，冒着袅袅的热气。

宋青春站在洗手间门口，暗吸了一口气，双手握拳，用力攥着掌心，慢慢走回座位。苏之念轻轻地转头看了她一眼。他的目光很淡静，神情平

淡，似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

宋青春轻轻地坐在沙发上，飞快地扫了一眼苏之念，垂下了头。苏之念语气不冷不热地开口：“你还记得之前给我看过的那份宋承的遗书吗？”

宋青春微怔了一下，心底的紧张和不安消散了许多，抬起头，对着苏之念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记得。”

“当时你跟我说，宋承把你的名字写错了，所以你推断宋承不是自杀的，对吗？”

宋青春继续点头：“对。”

“宋承的这件事有点眉目了。”苏之念端起咖啡，慢慢抿了一口，将刚拿到没多久的消息一五一十地转达给宋青春，“我找人查过，用了将近五个月，终于查到一点消息。”苏之念顿了一下，盯着宋青春的眼睛说，“宋承跳楼身亡后，被送去医院，当时医生不是检查出他血液里有抗抑郁药的成分吗？而且剂量很大，说明他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抗抑郁药。所以，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宋承有抑郁症，而他却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只是偷偷地接受治疗。他之所以跳楼，是因为抑郁症没有得到控制，对吧？”

“对。”

苏之念说：“现在我得到的消息是，宋承没有看过一次心理医生，也没有购买过一次抗抑郁药。”

宋青春动了动唇，没说话。

苏之念吞咽了一口唾沫：“你想，既然宋承有抑郁症，还吃抗抑郁药，那么说明他肯定去看过医生，但是现在我几乎查遍所有心理医生的诊断记录，都没有宋承的诊断记录。当然，很多人有心理疾病，不想让大家知道，会要求心理医生保密，但是保密不等于没有任何蛛丝马迹。而我查了这么久，一点痕迹都没有找到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——就是宋承没有抑郁症，从来没有买过抗抑郁药，他却长期在吃抗抑郁药，这又说明一个问题，很可能有人趁着他不注意，长期给他下了抗抑郁药。给宋承下药的这个人，很可能就是杀宋承的人，至于这个人是谁，我现在还不知道。”

宋青春听到这个消息，彻底震住了。苏之念看着宋青春，安抚道：

“不过，你也别急，我会想办法继续查下去，也会尽早让你知道到底是谁